



源於真蓮

李漢源

世界盃又來了(三)

早在上個世紀起，足球世界盃無可置疑已是最受歡迎的全球單一體育項目。由1930年第一屆在烏拉圭舉行，當年有13支球隊參加，靠着國際足協(FIFA)不停發展改革，到今屆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繼續繼承由1998年法國世界盃把決賽周的球隊從24隊增加到32隊；但FIFA覺得對整個足球發展更加有幫助，未來應該更多國家球隊能夠進入決賽周，於是計劃下一屆2026年加拿大、美國、墨西哥聯合主辦，把決賽周球隊增加到48隊。

多了12支較弱球隊，可想而知比賽整體的可觀性必然拉低，以往64場，已經有部分較弱球隊比賽吸引力比較低而較少球迷觀看，能否保持一定的觀摩量也是FIFA要考慮的問題。有些球迷認為亞洲區由4.5席位增加到8個席位，中國有機會入圍了吧？其實也不一定，亞洲很多國家或地區足球近年都進步得很快，競爭甚為激烈，還是祈望自己國家足球進步比席位增多來得實際吧。

上一次提過，有國際足協委員提出，將世界盃由4年舉行一次改為兩年一次，雖然這個改革方案細節還在商討中，但今年3月國際足協會議，211個會員協會首次就世界盃改革可行性進行表決，有166個協會認為這方案改兩年一屆是可以研究探討的，那就根據國際足協議程今年年底211個協會將對世界盃發展方案進行表決，屆時如果表決通過，那從2028年世界盃開始，這

賽事就變成兩年一屆。國際足協指，改革世界盃方案，是改良目前每年各國比賽日期時間的模式，提升比賽的水平，以及給更多國家或地區能夠參與世界盃，更能發展當地足球水準；但如果真的改成兩年一屆，相信將會為整個國際足球壇帶來連鎖反應，影響甚大。

兩年一屆世界盃如果改革落實，將會面對很多潛在問題，FIFA與各球隊及各國足協矛盾將會變多；以各地聯賽比賽日期為例，就今屆卡塔爾世界盃並非往時6、7月舉行，而改在11月舉行，已經大大影響各地恒常的聯賽，新制度下可否保證各地聯賽至少有7個月連續比賽期，及球員每年至少有25天休息期呢？

說到底，國際足協要改革，其實離不開一個「錢」字。將全球最值錢的體育賽事，舉辦頻率提升一倍，顯然有助於國際足協更進一步的商業化發展，無論在電視版權，贊助商，或是門票收入及一些世界盃產品版權，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估計收入46.6億美元，而支出16.9億美元預算，盈利相當可觀。加上FIFA覺得歐洲足球協會聯盟UEFA是一個競爭對手，對國際足協影響很大，因為後者有歐洲國家盃、歐聯、歐冠賽事，比起國際足協營運更有持續性及連貫性，因此FIFA不得不想出相對策。

但兩年一屆世界盃，雖然收入可能會有所提升，但又會否從此降低FIFA的叫座力，將自己的品牌做壞了呢？看來，這真的可能是把雙刃劍。



方寸不亂

方芳

慣性掃描

為「通關」鋪路，政府不能不大刀闊斧了。現進入政府設施場所、公立醫院及公營街市等，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想不到實施第一天就有人作弊，知法犯法者竟是政府人員，這種損人不利己的行為，竟然發生在灣仔入境事務大樓，涉使用虛假「安心出行」應用程式被捕，包括入境處及審計署職員，其中涉事入境處職員已被停職。

他們為何要使用偽冒「安心出行」，除了害怕行蹤洩露，不排除與當局政策對着幹，挑戰政府。他們身為公職人員，每天都要往部門上班，為何會害怕行蹤洩露？理由不言而喻。社會上仍然有部份人拒用「安心出行」，用「填紙仔」的方式進入消費場所，然而，「填紙仔」只是一個過渡模式，「安心出行」全面使用是大勢所趨了。

家族中有獨居長老，每天要去公營街市轉一圈，又要往公立醫院覆診，最近要處理家族遺產事務，經常要進入政府大樓辦手續，老人家說，不去濕街市好閒，附近有超市、食材連鎖店，但去醫院覆診不行，不入政府辦公樓更不行。她已更換了智能手機，當然操作還是生疏的，只是限於欣賞親友傳給她的照片。她說：每天到樓下的老人中心，很多人會熱心教她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80多歲的長者都要面對新環境，接受科學這一關，真不要低估長者接受新事物的決心，年輕人為什麼不予支持呢？

有說月中還要把「安心出行」進一步在B類食肆堂食實施，食客不得再以「填紙仔」代替，料逾萬間餐廳需面對。大部分餐廳店員很認真執行掃描程式，不掃描者不得進入，有些食客疏忽了，把關阿姐高呼「請掃描」，食客都是乖乖執行的。其實，現在「安心出行」掃描已成為出外生活的一部分，不需「掃描」的地方反而令你猶疑。

當社會全面把防疫掃描成為習慣，抗疫追蹤就更見成效了。



大地遊走

王奕君

秋天的味道

秋天，最讓人歡喜的，除了風景，便是水果了，它們聚集在超市裏、街區小店裏，甚至馬路邊上，色澤光鮮，香氣誘人。

我深居北京，見過很多叫不上名字的水果，而最偏愛的仍是最普通、最常見的幾種。它們有着獨特的味道，尋着那味道，常常喚起多年前的回憶……

我童年時住的大雜院，雖然狹小、凌亂，卻不乏花草樹木，有的院裏栽種着石榴樹，石榴從開出小小「燈籠」，到結出通紅果實，幾乎總是伴隨着小孩兒們的垂涎以及大人們的警告，一路平安長大的；有的院裏爬着葡萄藤，從可愛的小青豆長到紫紅欲墜的葡萄珠兒，也一路承載着多少目光的盼望。

我家的院子裏，一到秋天，空氣裏就飄蕩着淡淡的香味兒，我覺得那是樹的氣味。院子正中央，有一棵粗大的棗樹，看樣貌，就像鄰居家方奶奶那般滄桑。說不定，這還是方奶奶年輕時種的呢。小院裏輕柔迴旋的風，先是吹落了棗花兒，又從那花落的枝叉間，吹出了小小的、青色的果實，怯怯地躲藏在樹葉下面。

我每次上學放學，出院進院，都會不由得往樹上走。風兒時近時遠，吹過一次，小棗兒就長大一點兒。漸漸地，顏色由青綠，變成緋紅，又變成紫紅，秋風一到，它們圓圓胖胖的身體再也藏不住的時候，就把收穫捧給了我們。

來，落下去，再彈，再落，三兩回合之後，精疲力盡地滾到一邊，安靜了下來。

樹下的人忙着撿棗，裝進盆裏，裝進袋裏。每年打棗，都像全是院人的一次快活、親近、和諧的大聯歡。之後，我們全院五戶人家，家家桌上都擺放着一盆兒飽滿通紅的大棗。我拿一顆放進嘴裏，心想，它是在我無數次目擊的撫摸中長起來的，那鮮亮亮的表皮，彷彿還有着日光的溫度。當然，也有着別人日光的溫度。那甜脆的感覺，是期盼的味道、秋天的味道，當然，也是童年的味道、純樸的味道。

老舍在《北京的秋天》中，這樣描述：「論吃食，蘋果，梨，柿，棗，葡萄，都每樣有若干種。至於北平特產的小白梨與大白海棠，恐怕就是樂園中的禁果吧，連亞當與夏娃見了，也必滴下水來！」

那些水果都是最普通的，但老舍卻仍因此而將北京的秋天比喻成天堂。興許，就因為他筆下的每一種水果，都飽蘸了期盼的目光，都有秋天的味道和收穫的味道吧。

現在，我們輕易能與天南海北種類繁多的水果相遇，比起老舍的年代，已經幸福得太多了。而我們仍願尋着水果的香味，去想像它們長在樹上的生動。很多人更願驅車到郊外，在山坡上尋找自然生長的酸棗兒、核桃、梨子，去農家的果園採摘蘋果、葡萄，就算站在公園的果樹園、柿子樹下，哪怕只是感受一下果實掛在樹上的可愛，心裏也是愉悅和歡喜的……

那種追尋，說是戀舊也好，回歸自然也罷，反正，是讓現世的日子更加完滿和安逸了。那些返璞歸真的水果味道，在散發出秋天的味道時，也散出了幸福的味道。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好趣的舅字

五四時期《作家的學生時代》一書中，最感興趣和印象最深刻的還是陳衡哲《我幼時求學的經過》和冰心《我的學生生活》了。陳1890年出生於湖南，她與胡適是推動白話文的先鋒，據說她的白話小說《一日》，比魯迅的《狂人日記》還早一年面世，「她這一日，果然不如魯迅日記的日子來得久」，她是五四第一位白話女，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教授，曾任教於北京南京四川等大學，蕭紅、冰心便上過她的課。

陳衡哲和冰心的學生時代所以令我特別感興趣，是因為這對師生童年時都有個喜歡說故事的舅舅，而她們都同樣愛聽舅舅說故事，喜歡的程度甚至近於現代的粉絲迷偶像，說到這裏我感興趣的還是她們的舅舅了。

大可相信，這兩代的舅舅，一定不止會說故事，而且故事必然說得聲有色，科技未蓬勃的年代，女孩子不常到戲院看電影，家中沒有電視，當時稱之為「留聲機」的收音機，大概主要為播新聞而設，或者偶然播點戲曲和音樂，女孩子本性大多愛聽故事，有個故事說得精彩的舅舅，還不視之為

天降大寶貝？故事聽到如癡如醉，舅舅不在身邊時，整天便若有所失了，說不定她們日後喜歡文學，誘因必然也來自多聽舅舅說故事。

為什麼說故事的總是舅舅呢？大概舅舅年紀跟她們也差不多了，通常母親的兄弟總比父親的兄弟年幼，如果父親比母親大上20年，母親的弟弟更加跟自己接近同輩了，所以舅舅大都沒有叔伯那麼老氣，廣東人慣稱舅舅為「舅父仔」，可知舅舅在上一輩眼中，總是比較稚氣，年紀差不到十年八載，自然跟小甥女更容易談得來。

古人做字心思也了不起，有兩撇鬚子的是「父」，兩個乳房的是「母」，「舅」字結構也妙，從「兒」字的上半配上男字，是不是寓意這個舅舅還帶點兒孩子氣呢？孩子氣的舅舅故事說來一定動聽。



●這個字，是不是有一半孩子氣。作者供圖



百家廊

李荔

時光如草

一朵朵小小的白色如喇叭狀的花朵，緊貼着地面兀自地盛開着，花的葉蔓纖細而又無規則地相互纏繞，沒有方向地伸展着。因為剛剛下過一場雨，小小的葉面上被塵土所覆蓋，不知道花朵是怎樣躲過塵土的洗禮，保持着清潔的姿容，如喇叭狀亭亭玉立，或簇擁或者獨自孤芳自賞。她們各有各的表情，各有各的理想，從灰蒙蒙的葉子間盎然挺立着。這一叢花攀岩在一截廢棄的土牆邊，周圍的亂草雜生，一些不知名的小蟲子穿梭於花叢中，進進出出，它們已經取代我成為了這個空落院子的主人。

多年前，我根本沒發現這座矮牆上會有這麼多超然秀麗的花朵，更沒發現與破落的土牆鮮明對比中的野花有着出塵不染的氣質。不對，在這院落裏度過的時光中，我一眼見過這朵小花。只是更多的時候我與這些花兒進行對抗着。這些花兒是我兒時每個早晨必須戰勝的對手，每天我以稚嫩的雙手要斬獲一大筐子開着白色花兒的兔耳草（那時候，我不知道她還有這麼內斂美妙的名字，又叫小旋花），把屋後躲在圍裏兩頭食得無厭的豬餵飽之後，我才有自由。天還沒亮，到地裏幹農活的媽媽都會在我耳朵前輕輕地叫着，「起來了，起來吧，場跟前那塊高粱地田埂上，草長得好，一條梗子就夠拔滿一筐子……」我在用盡最大的努力，睜開眼睛，按照媽媽的指示，背着筐子追趕着朝陽一起出行，去奔赴我的戰場。在迷夢半醒中到達目的地，出了村子的西巷口，再向西走，路過兩口廢棄的大坎兒井，大坎兒井的井口一塌陷，一個巨大的圓坑看守在這條土路上，也守着它周圍的田地。要是天稍微早些，還沒完全亮的時候，經過這裏，我總是忍不住的想像着那黑洞裏所隱藏的一些，是不是會有一些咬人的黑貓怪，或專門偷吸人血的狐狸精，踏着星星留下的痕跡，向西面

那條被媽媽頭天偵探好的那條田埂，我要把纏繞和鋪蓋在田埂上的草全部收割回家，我用稚嫩的雙手與土地進行較量。綠綠蔥蔥的草鋪滿了田埂，一些不知名的小蟲子快樂從草底穿來穿去，儼然一個自樂的世界，我天生害怕這些小蟲子，在即將拔起那叢草的時候，我要觀察半天，然後找到一個下手的地方，然後把草攏成一堆用力一拔，草根脫離了泥土，成為我手中的獵物，一群蟲子從土裏四處逃散，被草根拔起來的泥土散落着，柔柔的軟軟的，緊接着我會向下一草叢進軍。當東方的曙光映紅了天際，我裝草的籃子也逐漸頂標了，甩甩與草交鋒已酸麻的手，長長地舒口氣，我奮力地用膊膊上草籃子，一步一倒地往家走。太陽出行的速度和我拔草的速度剛好相符，每一寸的陽光不緊不慢地跟隨着拔草的步伐。當我把一整筐的豬草打回家的時候，那兩頭黑白相間的「夥伴兒」對我歡快地叫着，我生氣地瞪着滿身污漬的傢伙，責怪牠們用知足的「哼哼」聲耗費了我一早的美好時光。我重重地把草籃子放下，去做好上學前的準備。

整個童年，我就是這樣一個充滿戰鬥力又誠實的戰士，我戰勝屬於我那個年齡女孩子需要的嬌氣和寵愛，像個勇士般地去完成媽媽的指示，完成任務後，背起我心愛的書包，一路小跑地向離家還有兩公里的學校行進。幾乎每天都是拖着灌滿泥土的鞋子，雙手冒着青草的味道，打開書本，那被青草拉得很疼的小手，摸着書上那些陌生的方塊字，覺得軟軟的，當時想，那些鋪天蓋地長在田埂或纏繞在某一個渠溝邊兒的兔耳草要是像這些方塊字多好呀，我只用手摸，腦子去記，而不會佔用我最美妙的睡覺時間，不用耗費我僅有的體力，那麼，如果兔耳草變成了方塊字，而我呢，則是屋後每天見到我都有親切感的哼哼叫的那兩個傢伙了麼？不行，我不願意，我被自己的簡單的幻想拒絕着。

時光像草麼？無論你怎樣的收割它都會一如既往地閃現在你的眼前。

愈來愈清靜的院子裏，只剩下父母愈來愈矮小的身影，愈來愈緩慢行走的節奏。抬頭看着落日霞光迅速地蔓延，院牆上爬滿了兔耳草像小時候母親指定的那條田埂。我追尋着鋪滿田埂的兔耳草小白花就像追着我童年淡色的時光。伸手抓住一把根，用力一拉，冒出白色的液汁，把手染成綠色的，我的童年瞬間被握在了我的手心。

難得帶着孩子回家一次。我叫來阿楚同學，極力推薦這種小小的野花讓她來認識，我告訴她，這種小花有個很美好的名字，叫小旋花，還有一個比較通俗的名稱叫打碗碗花，它不是花其實是一種草。有一篇課文《打碗碗花》，就是講的一個小女孩到外婆家做客，認識了這種美麗的小花，從對小花的認識裏懂得了一個道理。阿楚在院子裏低頭刷着她的手機屏，知道了，她應付着；隨即跟着我來到這一叢野花旁，拿着手機啪啪地拍了幾張，問，這就是打碗碗花麼？我看過這篇文章，文章中的那個小女孩好幼稚呀，一朵花和人有什麼關係呢，外婆還騙那個女孩兒說，摘了花兒吃飯就會把碗打破，而那個小女孩兒竟然還信了。一朵花的事情怎麼會和人有直接關係呢，花雖然有生命，但是沒有思想的，阿楚嘖嘖咕咕，啪啪啪拍了幾張照片，轉身說，你自己看吧，我去拿幾條微信和說說……

在被一場沙塵天氣剛剛侵襲過的草花，蒙着一層厚厚的塵土依然健碩地隨着風搖擺着，另一朵花剛被我把我灰塵抖掉，顯出了花朵細膩而柔軟的花心，淡淡的黃，仔細地研究和觀察着，還真美呢，轉身再看阿楚，她偶爾與這朵鄉間的小花相遇，她把這朵草花移栽到了她的手機裏，若干年後，一定不會完全地忘記，而我，無論走到哪裏，都不會忘記。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城市形象

提到大灣區各個城市，我聯想到近日在網上看到幾段廣州新版城市宣傳片，包括由廣州市委宣傳部等出品、名為《花開廣州 幸福綻放》5分鐘片段，兩位工程院院士鍾南山、何鏡堂更親自出鏡。

宣傳片強調「古今交融 老城煥新」和「傳統與時尚」等意念，畫面壯觀，令人震撼，充分展示了這座古老城市的文化自信和創新活力。卻因為想容納太多東西，看得有點眼花繚亂，而且它的現代性、科技感遠比傳統性、人文性搶鏡，感覺跟普通人的生活距離有點遙遠。不過，沒關係，至少是一個好的開始。

今日中國已躋身世界強國之列，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關注，但一般外國老百姓踏足中國土地者不多，很多人對中國城市及其居民生活的印象仍停留在數十年前，甚至半個多世紀以前，拍攝一些全面而立體的宣傳片到國外的電視台或互聯網平台播放，實在有必要。

20年前，互聯網文化尚未普及的時代，電視和雜誌上也有不少純粹作為宣傳城市或國家形象的廣告，通常由政府旅遊局或相關部門，以及航空公司拍攝，常見的有新加坡、澳洲、泰國等，當然，還有一

些可能是專線旅遊景點相關機構拍攝的，如印尼峇里島等。

這些廣告的一個共同點，就是以別具特色的良辰美景來突出國家或城市的整體面貌，同時又以個人的微笑等細節來帶出親切感和人文氣息，像新加坡，由於是多語言國家，其形象代言人會同時用多種語言向人致意，為突出其花園城市的特色，在景觀方面較集中拍攝各種植物和各色花卉。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經濟繁榮時期，日本政府除了推動大企業向外拓展外，更特別資助和支持創意產業，日本創作人也在向外展示的作品中融入本國傳統文化，最典型者莫過於當時震驚巴黎時尚界的山本耀司、川久保玲、三宅一生，3人不但為日本時裝在歐美大師壟斷的國際時尚界佔一席之地奠定基礎，其充滿自信和具東方特色的表演也令傲慢的歐洲人對「小日本」刮目相看。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含蓄、低調，也相對被動，不太注意形象包裝。但是，隨着大國崛起，在引人嘖嘖稱羨的同時，也會招來妒忌和防範，甚至惡意中傷。在外交層面上的反駁和澄清固然必要，但平時在文化生活上的交流也不可少，因為有了親切感之後，人們就不會輕信謠言。



琴台客聚

伍卓宗

轉眼間，一年又快過完了。每到年底，一部分年輕人甚至中年人最害怕面對的，大抵就是父母親友的追問：拍拖沒有？結婚沒有？幾時生孩子？

記得幾年前「共享經濟」風靡一時的時候，網上曾經還有過「共享男友」與「共享女友」，抵擋不住父母的逼婚，一些人便遊走在「共享」經濟的邊緣，從網上花錢租用男女朋友帶回家去應付父母。而父母們逼婚成精，也跟隨了時代的進步，「共享」和各類出租的假對象很快地在精明的父母們的識別下銷聲匿跡了。於是大多「單身狗」的相路便在父母們的監督下回歸到了最原始的相親。

人類忙碌的程度似乎是和科技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成正比的，哪怕是回到短暫的10年前、20年前、30年前，男女之間相看一下，至少大多是要本人與本人見面，吃個飯，聊聊天，相互了解一下再決定往後發展與否。然而到了今天，生活節奏愈發地快了，工作壓力愈發地大了，「單身狗」們在「996」的壓迫之下，便

連面對面相親的時間都沒有了，相親的對象順理成章變成了他們的父母。

我曾經在深圳市中心的蓮花山下住過一段時間，蓮花山間有靜，說是山，其實也就是個幾百米高的小坡，因此只要有空閒，便每天都要上山走一走，去享受一番繁華鬧市中難得的寧靜。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山下多了一個熱鬧的相親角，一些滿面焦急的父母用紙把自家孩子的條件寫上，貼在路邊的樹上，然後彼此審視，挑選，若是把樹上的紙張換成竹籃裝點蔬菜擺在地上，那便儼然是一個菜市場了。後來蓮花山的管理者又很貼心地給大家建了信息欄，把相親角變成了叫玫瑰園的風景點，但「相」的本質是變不了的。中國的婚姻自古講究「門當戶對」，如今的「門當戶對」已轉換成了赤裸裸的房子和車子以及收入等方面的條件，作為相親主體的人的本身年齡、相貌、身高、學識、興趣愛好等反而變得不再那麼重要了，於是熱鬧的相親角其實還是像菜市場一般，熱心而焦灼的父母們在努力地挑選別人

菜籃子裏的菜，也在被挑選着，如果父母們的交易成功，那些被挑選的「菜」們，是否就會因為有了房、車、高薪等「硬實力」的門當戶對而跳進裝滿了各種物質條件的菜籃子裏呢？

從前看《簡·愛》，裏面有一句很經典很耐人尋味的話：「愛是一場博奕，必須保持與對方勢均力敵，才能長此以往地相依相惜。」《簡·愛》的「勢均力敵」是指精神上的。後來看綜藝節目，主持人撒貝寧對於男女之間亦說過一段話：「我的觀點，必須是門當戶對，我說的這個門當戶對一定是精神上的、思想上的、靈魂上的，我特別喜歡劉震雲寫的一本書，叫《一句頂一萬句》，裏面有一句話：一輩子找的就是一個能說得上話的人。兩個人在一起，如果精神上門當戶對，你放心，其它的東西想拆開你們，很難。」

在旅途中，我們放慢腳步，才可以看到美麗的風景，在人生路上，我們放慢腳步，才能看清自己的心，希望那些還在尋找中的「單身狗」們，腳步放慢一點，都能找到那個和自己在精神上門當戶對的人。